

桑烟缥缈



李占忠

著

这回应的花儿把大家的情绪带到了谷底，

马万福的鼻子也酸酸的。回想三十多年来闯荡江湖，苦也吃了，难也受过，

如今年过半百，可从没有产生过这样低沉的情绪。不就没有按着老路，

没有按着站口走吗？不就是走得辛苦一些、疲乏一些吗，大伙儿这是怎么了？



敦煌文艺出版社

桑烟
缥缈

李占忠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烟缥缈 / 李占忠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468-1656-2

I. ①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085号

桑烟缥缈

李占忠 著

责任编辑: 尚再宗

装帧设计: 孟孜铭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0931-8773298(编辑部) 0931-8773112 8773235(发行部)

甘肃同济彩色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8.75 插页 1 字数 435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5468-1656-2

定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桑烟与硝烟缭绕下的人世百态

(代序)

马步升

经朋友介绍,长篇小说打印稿《桑烟缥缈》到了我的手中。朋友希望我看看,如果还看得过眼,写若干文字。手捧着沉甸甸的文稿,我懂得,一项庄重而艰巨的阅读之旅要开始了。据简短的资讯得知,作者李占忠在一个县志办工作多年,对乡土人文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有过不算短的文学创作经历,现已退休。凭借以往的经验,编过地方志的人进行文学创作,优势是对地方人文历史民俗掌故等等较为熟悉,作品不致空洞无物,至少可以让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增长见闻。弱点是“事”有余而“文”不足,尤其小说,往往斤斤于人事风物的铺排,而缺少艺术的提升,把素材当成作品了。我们都知道,素材与作品之间还隔着崇山峻岭,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艺术品。

我们生活在经验中,但经验往往会被新的事实所颠覆或修正。拿到《桑烟缥缈》还是秋天,天还很热,而我却落入了忙乱不堪的境地,或者,天南地北,一走十天半月,或者,一头扎进资料堆,为手头同时开展的多项工作而苦心孤诣。即便如

此,只要在家,每天总要挤出若干时间,阅读若干《桑烟缥缈》。但我渐渐觉得,这部小说稿不能零碎地看,也不能大略地看,而要用整块时间细致地看。甚至在为远赴俄罗斯考察准备行李时,我还产生过一个冲动,带上这部小说稿,在枯燥而漫长的飞行途中阅读。装进拿出,三番五次后,还是放弃了,俗话说,千里路上不捎书,这可是万里啊。

这一延宕,便是几个月,时令已由初秋跨入严冬。好在朋友没有催促,作者亦了无声息,这给了我从容,也给了无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从已经看过的若干段落判断,这部作品值得一看。时间终于出现裂隙,这一读,便是整整三天。于我,读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未出版物,耗费如此多的时间,还并不多见。

这是一部描述阿洛藏区社会变迁的长篇小说。

从小说中提供的空间概念看,阿洛藏区位于兰州以西,河西走廊以东,甘青两省交界,地控东西交通要冲,又是藏汉接壤,多民族杂居地区。而作品选取的时间,正好是一九四九年前后。一部长篇小说的格局大小,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所提供的时空坐标。犹如舞台,上演大戏必须要有大舞台,剧情借此铺展,演员得以施展。《桑烟缥缈》展示的便是一个大舞台。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本身便是产生故事衍生人世百态的大舞台,如此,各色人物,蜂拥出场,你未唱罢我已登场,百样情态,恍惚依稀,已然物是人非事事休。而确定这样一个时间坐标,在这个本来便纷纭百变的舞台上,所要上演的,要不就是隆重首演,要不就是惨淡绝唱。总之,上演的是一部大剧。

小说从河州商人闻听内地政局剧变,逃离甘州回老家河州避难,途经阿洛藏区惨遭集体屠杀人财两空起笔,阿洛藏区的各色人等由此逐次登场。作者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空间截面和时间节点,气势足够恢宏。从小说技术上说,这只是完成了一个悬念,而这个悬念能否统摄起尺幅巨大的整部小说,首先要完成的是小说的前叙事或潜叙述。这是考验作者结构长篇小说功力的关键。作者经受住了考验。扎曲活佛的前世今生,汤家,杨家,孟家,各大寺院活佛,活佛跟班,各大户头人,头人的家人和护院,各个依附于各大势力的“牛户”、佃户,等等板块,鳞次呈现,密而不繁,忙而不乱。因事涉僧俗军政,以及三教九流,涉及什么,作者需要懂

得什么,也就是说,描摹社会各界人情百态,作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或经验储备,每个板块,才可显得厚实、踏实,经得起读者阅读经验的检验。作者做到了这一点,而这正是“地方志”式写作的优长。

这只是阿洛藏区日常生活史的层面,也就是空间层面。而时间层面,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前后,这是中国发生大变局的时代,而这个大变局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变局。在以往,阿洛藏区无论遭逢时代变局与否,一切也都在变,只要时间在变化,任何社会不可能风雨不动安如山,但这种变化,只是渐变,局部之变,物质层面之变,人事关系之变。比如,活佛系统的传承之变,世俗生活的家族兴衰之变,如此等等。而这次变化,却是根本之变,天翻地覆之变。在这个剧变之前,每种势力缔结成的每个社会板块,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主动的抉择,被动的抉择,抉择则是必需的。在那个时间节点来临之前,阿洛藏区处在马家军的势力范围下,虽常有各种变故降临,但尚可维持虽危机四伏但已经习以为常的传统的社会组织格局和生活方式,而当下,“共产”以摧枯拉朽之势西进,马家军的统治日薄西山,但仍做最后挣扎。而阿洛藏区再也不能置身大变局之外,在马家军地逼迫下,各个部落必须组织武装,开赴兰州前线阻挡解放大军西进。由此,阿洛藏区的所有阶层,都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接着,马家军全面崩溃,残余势力逃窜藏区草原,中央军的“周家兵”残部也逃窜藏区草原,加上草原原有的隐蔽势力,结成大小不一的匪伙,杀人放火,到处流窜作案,一时间,往日表面还算平静的草原腥风血雨动荡不安。

不幸的是,本来同情支持共产党的扎曲活佛,因为河州商人被害案的告破,苦主索要巨额命价赔偿,新生政权无力负担,将筹款任务压给扎曲活佛。活佛虽然也尽了力,但却无法全部筹齐。后由于经不住有形无形的压力和阴差阳错的误会,便离开寺院躲避,不料却被土匪队伍裹挟。活佛本人虽无恶迹,但其跟班队伍中有人却在暗中与土匪干了不少祸害民众的勾当。活佛成了不是土匪的土匪。最后,虽然迷途知返,重归寺院,还是因为新生政权中有个别干部对民族宗教政策的曲解,为了要凑够“镇反”指标,活佛和另外几个对活佛忠心耿耿,亦无任何劣迹的模范佛徒,也差点被当作土匪反革命镇压。虽有上层干涉,免于被镇压,但

活佛也因身心俱衰而很快圆寂。而蓄谋劫财并屠杀河州商人,以此嫁祸季家的汤杨两家,有的人被新生政权依法惩处,有的人未等法律追究,在这个大变局中,很快家破人亡。因果报应也好,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好,总之,也是大变局带来的大结局。而被陷害遭受牢狱之灾的季家,虽洗白了冤屈,却也心灰意冷,家主不再过问家事,受过现代教育的新的继承人,审时度势,在土改前夕,索性主动将田地分给穷人。这也是另一种在大变局下的大结局。如是,阿洛藏区民族自治区如愿成立,阿洛藏区从传统社会融入新时代。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敏感而准确的时代感知力,勾画出了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身临其境,感受到个人在时代大变局中的被动与主动,又以精细而得当的笔触,呈现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纭复杂的世相百态,使人恍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并将这一切融入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中,使得整部小说桑烟缥缈回环缭绕。

需要注意的是,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藏传佛教术语,包括人物的职掌名称、寺院的设施及用途,以及民间风物方言俗语,等等,这些带有地方色彩的事象与用语,被作者原模原样大量植入文本中,这种无限接近原生态的表述方式,鲜活,生动,贴切,带有文化上的活化石意味,但也给本土外读者的阅读带来不小的障碍,需要悉心揣摩体会,照应上下文关系,破解其中的真实含义。语言的藩篱一旦打开,这部小说的可读性还是很强的。

(马步升,中国作协会员,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施耐庵文学奖等国内文学大奖评委。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已是掌灯时分了，马万福一行仍在昏暗的山路上跋涉，人昏昏欲睡，牲口昏昏欲睡，人踢里踏拉的脚步声和牲口粗重的喘息声合奏出了一首沉闷的夜曲。最近，马万福对自己当初自作主张的决定产生了怀疑，为自己放弃多年走惯的熟路而走一条几乎陌生难行的路，将这一帮乡党拖得疲劳不堪而懊悔。随着大伙的情绪不断低落，这种怀疑和懊悔越来越大，他万万没想到，其实他正在把自己和这帮乡党带向死亡的深渊。

这一年是牛年。庄稼人说，牛马年，广种田，不知道有什么根据，但这个谚语代代相传，多被验证。这个牛年，河西走廊的收成仍然很好，尤其是地处走廊中段被称为“金张掖”的这块山川，麦翻金浪，谷飘清香，牛肥马壮，一派丰收的景象。天下大熟对于农夫牧人来说，那喜悦是不必言说的，对在城里经商的马万福们来说也是个好兆头。用不了多久，粮食、油料、肉食、皮毛源源不断地涌进城来，经他们的手再倒腾一番，那些东西就会变成闪闪发亮、嗡嗡作响的光洋。但是，今年却似灾年，田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在有气无力地挥动镰刀，草原上肥壮的牛羊被赶到了更远更高的森林边缘，随时做着藏匿于林中的准备。城里街道上行人稀少，偶有几个，也面带惊恐，匆匆而行。饭馆里打尖的行人甚至不愿把行李从牲口上、自己的肩膀上卸下来，一顿狼吞虎咽之后，便急急赶路。街头的小货摊骤然减少，稀稀拉拉，摊贩们多是五六

十岁的老汉和老婆子，吆喝声也是有气无力，货摊前很少有人问津。警察模样的人腰带上挂着铐子和麻绳，三三两两在街上晃荡，看见过往的人特别是青壮年就堵住盘问，二五不是就解下麻绳捆起来或者解下铐子铐起来带走。这些人八成儿会被拴成一长串送到队伍上。

东关外面的军营大校场也是一反常态，没有了清晨的出操，停止了白天的训练，各处都加派了岗哨。早晨，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国军官兵们，十个一队，八个一伙，骑着马斜背大枪，手挥皮鞭从军营中驰出，奔向远远近近的村庄。晌午左右，或者傍晚时分，用绳子拴着一串串壮丁，车拉马驮着一车车一袋袋粮食，官兵们多半背上增加了花花绿绿的包袱，陆陆续续返回军营。官兵们每天的工作是抓、搜、抢，百姓们每天的心思都在逃、躲、藏上。兵们不知道他们为之服务、为之卖命的政府行将消失，百姓们也隐约感到改天换地的变革即将到来。河西走廊处在军人的疯狂、百姓的破产和惊慌中。战争的阴云压得人抬不起头来。

马万福的皮货行在张掖城临近钟鼓楼的东大街，这是张掖最繁华的地段。这里市口好，门面大，生意当然也就好。仅每天早晚开门、打烊时卸铺板、上铺板的咔咔声就比邻近的街面要多响好大一会。伙计们的穿着和精气神都和别人的伙计不一样。在这个本应是财源滚滚但却冷清萧条的秋天，马万福接连好些日子睡不踏实。今天早晨，他到南关大寺上做完礼拜回来，步子迈得沉重、缓慢。他礼拜完出了大殿急匆匆找鞋穿上后，与人们迫不及待地议论起当下的时局来，听到的都是各种传闻。

每逢去寺上礼拜的早晨，马万福都不回家吃早饭，店里的大师傅早就给他准备下了。侍候他的小伙计端来了他最爱吃的清汤羊肉和大饼，他找一只空碗把肉全部捞出来，只在汤里泡了几块大饼吃了。他对小伙计说：“朶机溜，这些肉你舀上些汤了吃掉。”小伙计答应一声，麻利地收拾了碗筷，抹净桌子，将早已泡好的三炮台碗子端在他的面前。马万福问小伙计：“阿舅和姨父都吃

了吗？”小伙计回答：“正吃着哩。”马万福说：“吃过了叫他俩过来一趟。”

这是马万福的两个得力助手。小舅子哈得礼料理城里货行的日常买卖，连襟马有布负责乡下的几个点，兼管采购、送货。他俩正式的称谓是掌柜，但是店里店外的人们都不叫他们掌柜，而是以晚辈的口吻叫他们阿舅和姨父。这称呼又亲切、又尊敬，充满家庭的氛围，叫的人乐得叫，应的人也乐得应。小伙计官名叫唐大虎，十七岁，是马万福一个远房侄儿的舅子，生得白净俊俏，短小精干，说话利索，记性好，手脚麻利，识眼色。唐大虎十四岁从河州来到张掖，人们见他机灵给他取了个外号“尕机溜”。尕机溜身穿蓝市布对襟褂、黑土布裤子、黑圆口布鞋，雪白的号帽下一头黑得发亮的头发，一双会笑的眼睛黑亮有神。马万福很喜欢这个又勤谨又听话的尕娃，一进铺子就安排他到上房侍候自己，闲暇时抽空到账房帮助冶先生，并嘱托冶先生要教这个尕娃识几个字，学会算盘，他料到尕机溜是一块可造之才。

阿舅和姨父都来了，一声不响地坐在客厅的黑漆太师椅上，马万福也一时无语。尕机溜很快给阿舅和姨父端来了他们的三炮台碗子，一时间只听见咯银咯银碗盖刮碗口的声音和吸溜吸溜的啜茶声。说说都听到了些什么，马万福打破沉默，转头盯着与他并肩坐在八仙桌边的姨父问。姨父说这个话说了也不止两遍三遍了，说来说去还是共产党要上来的事。都说这回共产党成大气候了，马家军队伍上的长官们和一些昏了头的人们还嚷嚷着重做民国二十五年的美梦哩。省城里的人早就慌掉了，马家军早就上狗娃山了。四街八巷明面上买卖还开着哩，私底下都想着出路哩。阿舅重重地放下碗子叹气说，张掖城里都吵着哩，民国二十五年吃了亏的徐向前领兵上来了。也怪不得人家共产党，民国二十五年在青海马家军手里吃的亏也太大了，谁能咽下这口气。马万福烦舅子这种离题万里的空话，说不要说这些没用的，就说我们该阿么办。又说尕机溜：“去把冶先生也请来。”

冶先生是马万福的一个表亲，从这一派亲戚论下来长马万福一辈，从另一

派亲戚论下来又小马万福一辈，因此两人之间的称谓也就赶到哪儿论哪儿，平时掌柜、先生地互称。冶先生是这个最重经商的家族里最不愿经商的一个。他自幼饱读诗书，想通过读书开辟一条自己的理想之路，结果却是命运不济，事与愿违，无奈之下想在家乡设帐授徒，可家乡人宁愿把十来岁的孩子送去当学徒做生意，也不愿他们坐在学堂里念三字经、百家姓和之乎者也。因此冶先生四十多岁了还无所事事，以致家计窘迫。马万福看上了这个落魄书生耿直的秉性和一手漂亮的珠算，硬把他从河州拉到张掖做了账房先生。这对雄心不再、贫困潦倒的冶先生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为了报答马万福的知遇之恩，他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买卖的账目做得井井有条。还时不时地给马万福出点主意。意外的是，这几年还让他过了过当老师的瘾，朶机溜的手掌和屁股上都留下了他戒尺的印迹。

有用的没用的，总的来说人家共产党扶持的是穷汉娃娃，姐夫你这样的人，少不了叫人家找麻烦。阿舅不介意马万福粗暴地打断他的话，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姨父说我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个，是害怕仗一打起来，枪炮无眼，再遇上个趁火打劫的，那就麻达了。

冶先生眯着眼睛捋抹着他那灰黄色的大胡子静听着三个主事者的谈话。见马万福的目光转向了自己，他停下手，睁开双眼望着马万福说：“掌柜们叫我来是想听听我的主意？”马万福说：“就这个话，冶先生有啥主意，快说出来听一个。”冶先生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架势，举起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说：“我送给掌柜们八个字，请你们斟酌，收手回乡，静观后图。”说完后又眯起眼睛捋抹起长胡子了。马万福望了望阿舅和姨父，他们都点了点头。马万福端起碗子慢慢地喝了起来，喝着喝着猛地盖上盖子，墩在八仙桌上，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马万福的家在河州的一个偏僻山沟里。说是河州，其实河和他们连一点关系都没有。四周高高低低的红沙山上附着厚薄不匀的一层黄土，东一块西一块

挂在陡坡高梁上的山地，有的地块陡得连牛都没办法走，只能靠人一锹锹地挖，一耙耙地搂。种庄稼是靠天吃饭，一场暴雨，庄稼连地皮都叫洪水冲走了。连住十几天不下雨，庄稼又都打了卷儿了。就是赶上雨水，老天爷恩赐给几分收成，还要驴驮人背往家运。一眼勉强能流出来的山泉维持着两个庄子四五百口人的生存。饮牲口、做泥水活则靠的是庄子里那口用红胶泥筑了底的涝池里积下的雨水。这里居住的是一个不甘心安贫认命的族群，也是一个依恋家乡祖宗的族群。稍微有点能耐的汉子都会走出大山，闯荡江湖，根却一直留在这里。发了财的，在这里盖一院气派的房子，大骡子大马把吃的用的都驮来了。凑合些的，每年回家带些或者托人捎些钱物养家糊口。倒了霉的，多少年不见人影儿也是常事。马万福就是这些有能耐的汉子中最有能耐者。他十六七岁出门当学徒，二十六七在河州城里开了一家饭馆，三十六七和犟乖乖独生子合不来，一赌气，把饭馆撂给儿子，把老婆撇在新翻修的四合头大庄廓里，揣了百十来块银元进了河西走廊。十几年下来，在张掖城里打拼出了一片天地。在张掖的生意站稳脚跟后，就在张掖娶了一房小。这一来是和儿子不对茬儿，断了来往；二来即便是不断来往，这么大的家业，一个儿子也是势单力薄；三来也是自身生活所需。小婆娘进门七八年过去了，马万福也已经年过半百，还是没给他生下个一男半女。小婆娘的父母在北小街开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这也是马万福帮凑着开起来的。现在，他就把她安顿到了娘家，留下了比较宽裕的生活费。告诉她，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他一定会回来的。

马万福是个厚道人，亲戚乡党知道他发财了，不少人都来找他帮忙。能帮上的他尽量都给帮。东大街的一家饭庄、一家杂货店，小南巷羊肉泡馍馆的主人和部分先生、伙计都是奔着马万福的大名从河州老家来的，也都是骨头连着筋丝儿的亲戚。在马万福地帮扶遮护下，他们的生意也都不错。这个时节，马万福不告诉谁也不能不告诉他们。这几家都由于时局动荡，对生意不景气感到失望。马万福一通气，不用说，都唯他的马首是瞻。三言两语之间大家形成了

共识，悄没声息地加紧准备。短短几天时间，处理了余货，转让了店铺，打发本地的伙计，好多一时之间收拢不来的账也只得搁下。非走不可的二十一个人赶着二十几头牲口，驮着他们的金银细软、鹿茸麝香等贵重物品出发了。沿着甘新大道，道路很好走，沿途站口店家都熟，吃喝睡觉喂牲口都方便。但现在不比以往，到处是抓壮丁的，抓逃兵的，征粮征夫征牲口的，遇上他们可就遭殃了。马万福决定从依稀记得的早年跑买卖时走过一两回的一条沿着边墙的荒僻道路走，这样虽然辛苦些，却可以减少危险。

正如其所料，这一路走来倒也平安，没出啥麻达。可因为道路难行，大家累得够呛，都想缓上一天再走，但马万福不敢。他告诉大伙，即使累一点，总比折财丢命的强。这天鸡刚叫，马万福就催促大家起身，从古浪土门子北边的一个叫尹家墩的小村里出发，打算穿过桦儿岭进入红番滩再歇脚。桦儿岭不见桦，只是一坡一坡的灌木丛和散布在阳坡和二阴山坡上互不相连、毫无规则的一块块豆田和麦田。这原本就不是一道岭，重重叠叠，绵延不绝。过了一道岭，又一道岭马上横在眼前，岭虽然不是太高太陡，但不断地上坡、下坡，总也上不完下不完。这里水源奇缺，所以居民也少，都是七八家、十几家的小村围绕在叫“王家水”、“达拉水”、“薛家水”之类的小泉旁或涝池旁。有的泉眼小得一次只能让一只牲口喝或者一只碗舀。涝池里的水比较多，但浑浊的水上漂浮着杂草、畜粪和小虫子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水面上常常还有一团一团的小飞虫在逡巡。他们一伙不敢问津涝池，只在遇到的唯一的一口泉边就着凉水吃了些干粮，算是午饭。

大坂的垭豁里过来了，
眼看着天气儿跌了，
人没有盘缠马没有料，
不见的孽障儿见了。

一首低沉、忧伤的“花儿”从驮队中飘出，引来几声重重的叹息。

大河沿边上牛吃水，
鼻圈儿落到了水里。
端起个饭碗想起你，
面叶儿捞不到嘴里。

这回应的花儿把大家的情绪带到了谷底，马万福的鼻子也酸酸的。回想三十多年来闯荡江湖，苦也吃了，难也受过，如今年过半百，可从没有产生过这样低沉甚至无望的情绪。不就没有按着老路、没有按着站口走吗？不就是走得辛苦一些、疲乏一些吗，大伙儿这是怎么了？弥漫在驮队里的不仅仅是悲观，简直是绝望了。

唉，人多了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马万福深深地叹了口气，默默地走着。

黑乎乎的夜色替代了朦胧的暮色，给眼前的景物蒙上了一层黑纱，唯有之字形小路若隐若现地从脚下向坡下伸去，或者向坡上盘去。

脚下的这道坡怎么比以往的坡长了许多？一个劲儿地下，可总也不到坡底。马万福抬头看看天空，黑暗的天空中繁星闪烁，给人一丝宽慰。天空下一道漆黑的屏障横亘于眼前，左右都看不到尽头，而在屏障的正中，一道缝隙透出一丝微亮的光，那条缝隙笔直而狭窄。

石门峡！马万福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说，尕娃们，石门峡到了，我们落脚的地方到了！原来他们已走出了总也翻不完的桦儿岭，脚下是最后一道梁，大北山。

落脚的地方到了，石门峡？队伍的反应虽远不及马万福兴奋，但谁都有精神一振的感觉。不再是疲疲沓沓的脚步和唉声叹气的声音了，大伙高声地吆喝

着牲口，加快了脚步。尕机溜只管抬头找石门峡，没注意脚下，一脚踏空，在坡上滚了两滚，引起了一阵笑声。

哎——

金黄的草帽儿往前戴，

……

一声嘹亮的花儿从队伍中响起，马上遭到马万福地制止，他说：“尕娃们，压稳些，往西五里是黄羊街，给马家军要粮抓兵的人没准就在街上的店里哩，张狂不得。进了石门峡就到了藏区了，藏区是以马代丁，抓兵队伍一般不来，到了那里，才能把心放到腔子里。”

石门山似一道巨大的屏风，遮住了山南红番滩宽阔的草原和茫茫林海，也阻隔了山北贫瘠的荒山秃岭。这是一座石灰岩质的山，水的侵蚀和风的磨砺使它变得刀切斧削般的陡峭，顶部残留的黑土上生长着柏树、红桦和云杉，稀稀落落。山根的碎石和灰土中生着黄刺、猫儿刺、毛柳和狼尾巴蒿子一类的小型植物，中间是裸露的红白相间的石壁，石台和岩缝中偶有桦树或柏树斜刺生出。这道屏风中间的峡谷形似石门，因此叫石门峡。百丈峭壁间一线天开，中间一股清流，宽约丈许。溪流两侧，一边仅能过一人一骑，一边勉强能走马车。峡长有两里多，一到峡口，豁然开朗，扇形展开的草原坦荡如砥，清澈的小滩河从草原正中流过，长满青海云杉和柏树的东、南、西三面山拱卫着一片美丽草原——红番滩。

出了峡沿河南行四五里路就是小滩油房，坐落在小滩河右岸。油房的上下各有一盘水磨，它们都是属于南岔寺的。四周是平展展的草原，没有帐圈，也没有村庄。草原的边缘是森林茂密的群山，这座油房是红番一带最大的清油经营者，除了为寺院及附近住户榨油外，还从永登、古浪、凉州南山、青海东部

一带收购油菜籽，榨油后贩向中卫、兰州、西宁、武威、张掖。在来来往往中，马万福结识了油房的贾管家，两人很投脾气，合作过几笔生意。贾管家在大靖滩上有两块土地，当年偷偷摸摸种过些罌粟，熬制过大烟。不用说，这些生意是瞒着寺院的扎曲佛爷和李大管家的。寺院有规定，像他们这样的派出机构是不允许经营的，更不用说夹带私货，个人赚钱。但是钱不烫手，贾管家也不是世外高人，加上马万福做事牢靠，讲信义，两人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只是他在经营规模到了一定程度时及时收手，再不染指大烟，这是他的明智之处。马万福敢于大胆地选定这个地方作为休整地点是因为马家军鞭长莫及，管不到这个地方。他想，一旦进入小滩油房，贾管家一定会杀一只大羯羊招待老朋友。一尺长的牛肋巴油馓子成柜地放着，由着你咯吧咯吧地嚼。退一步说，即使是贾管家不杀羊，他自己掏钱也要买一两只羯羊来犒劳大家，让大家在这里宽心地休息三天，让牲口也恢复一下体力，恢复一下脊背上的压伤，再赶上几站就到河州老家了。等安顿好这半辈子的积蓄，再走下一步棋。

二

汤三老爷是红番滩所属东西马场的首户，他家的牛羊、土地算起来并不比在东马场的杨老爷家多，但他是东西马场的首户，这是谁都承认的。他家在西马场落脚少说也有三十年了，在红番地区不算是老户但也没有人说他是新户。当年三十刚出头的汤三老爷骑一匹驢马牵一匹驮满东西的骡马来到东马场，送上一份体面的礼信后被杨老爷的老子安顿到自家的后院住下，又在杨老爷老子的引荐下重礼拜见了红番地区的大头人季二老爷的老子。很快，这位来历不明的汤三就成为措哇的一员。接着，他请风水先生在西马场选了一处宅基地打庄子盖房娶媳妇，置田地置牛羊置草原，家业像吹泡泡一样就起来了。他四合头院子的墙格外高，大门楼的顶端盖了三间房，房的三面都是格子窗、木壁板，里面是一盘炉炕和一张能移动的胡床，显得亮堂、凉快。房顶周围的胸墙上每

隔五六尺就有一个方洞，可以用来观察或射击。家里有三个护院的枪手，都是寻访来的好手，武功枪法都没说的。汤三老爷体格高大，身体肥胖，体重有二百六十斤。他出门必须有两头走骡，骑一头牵一头，每走上十里八里就要换骑，否则走骡就吃不消了。肥胖是因为他的食量超人，七八斤重的羊羔他一顿就能吃了。汤三老爷体胖怕热，夏秋间常在楼房里歇息，冬春间有要紧客人商量事情时，便叫人烧热炉炕燃起火，在这里接待客人。其实汤三老爷的枪法也是上乘的，据说年轻的时候能飞檐走壁，功夫不得了。传说他家的钱财来路有些可疑，但见了汤三老爷那弥勒佛般的笑容和体态，你就会从半信半疑变得毫无疑问了。

汤三老爷晚饭时吃了四碗羊肉面片子，还觉得肚子里空兮兮的。他上楼叫儿媳妇给他提来一壶奶茶，端来一盘烧锅馍，想再垫几口。半个馍还没吃完，索南嘉就来了。索南嘉半个屁股斜跨在炕沿上低声说，三老爷，那帮河州人就要翻过桦儿岭了，看架势是进峡哩。汤三老爷停止了咀嚼，用手反复又捻又拽那几根分散在嘴角上方的稀疏的黄胡子。汤三老爷啥都满意，就不满意自己的胡子，看着人家茂密乌黑的长须短髭，就对自己这几根远离鼻翼两旁又稀又黄且永远都长不长的老鼠胡子生气，自觉不自觉地揠苗助长。“杨大少、申六十他们几个都说到了？”汤三老爷捻拽着胡子问。说了，擦黑在饮马沟口会面，索南嘉说。索南嘉望了望汤三老爷碗里的奶茶，又望了望盘子里的烧锅馍，咽了口唾沫。当他的目光又一次落到烧锅馍上时，汤三老爷发现了，意识到这个飞毛腿这两天跑来跑去可能又渴又饿，就说：“柜盖上有碗，你自个茶倒上了吃喝上些，先填一填，消停吃的工夫没有。”

索南嘉嗯了一声，不客气地吃喝起来。这个人中等以上身材，腿长胳膊长，身材匀称，不胖不瘦，是跑山打猎的好手，跑得快，枪法准，出手快，一支扣火炮的叉子枪使得出神入化。走马趟子上打靶，连同装药、装弹、扣火炮，一趟子没出去，三枪早早打完，枪枪不空。各种猎物进入他的射程，很少